

专访导演忻钰坤： 揭开“热搜”背后的力量博弈



每天早晨醒来,打开各大社交平台热搜榜,已经成了忻钰坤的生活习惯。他会在多个平台看新闻、刷热点,关注社会话题。最极端的时候,每个平台能刷一两个小时。

不知不觉中,他觉得自己对网络事件的认知似乎被一种“无形的力量”牵着走,忻钰坤警惕起来,“自己为什么这么容易被互联网舆论左右?我的情绪好像被误导了。”

于是,他将关注点锁定于网络上这股“无形的力量”。

不同于《心迷宫》《暴裂无声》创作模式,新片《热搜》不再是忻钰坤自编自导的作品,他把剧本交给编剧,他说,这是作为导演的一种后退,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地处理影片。

《热搜》讲述了自媒体主编陈妙打造爆款的文章冲上热搜,却间接助推了当事人“霸凌者”女学生张小穗的跳楼。就在此时,陈妙意外发现女学生曾发来的求助信息,并牵扯出一桩性侵害案。舆论多次转向,事件背后隐藏的链条逐渐浮现,一场为弱者发声的舆论战就此打响。

在一次次的情节反转中,电影《热搜》将真假难辨的网络生态和热点话题背后的力量博弈,活生生的呈现在观众面前,电影散发出的,依旧是忻钰坤式的冷峻与写实。

戒“瘾”,每个平台“只刷15分钟”

《热搜》开篇,短短两分钟,结合了一杯咖啡的制作与多个场景的剪切,涵盖了网络舆论的发酵,也展现了网民对于“霸凌者”张小穗的抨击。忻钰坤将这种现象称为一种生活中形成的“瘾”,因为已经不是理性行为,而变成了下意识的举动,就像我们每天都要喝咖啡提神一样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时隔六年,您再次推出新作《热搜》,生活中,您也会刷“热搜”吗?

忻钰坤:是的。我每天早晨醒来,会刷一下热搜,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,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。有一段时间,晚上睡不着,就在几个平台来回看,一直刷,比如看到朋友圈的小红点,就想点开。最极端的那段时间,我在三个平台轮着刷,每个平台能刷一两个小时,已经是电子成瘾了。这种“瘾”就像喝咖啡提神一样。《热搜》电影开篇,我们结合了一杯咖啡的制作和几个场景的剪辑,包括电影中网络舆论的抨击,这个过程,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一种“瘾”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这种“瘾”,是促使您拍《热搜》的初衷吗?

忻钰坤:不完全是。我一直对于媒体人的事特别感兴趣。我觉得媒体人在社会中承担着某种挖掘、传递真

相的责任。另一方面,当下在网络舆论环境里,作为一个旁观者,一个参与者,有时候会被事件的不断反转刺激到,会觉得自己的情绪好像被误导了。在这种认知中,我想,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个电影的形式讲一下,这些热点话题背后,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博弈,从而影响了网友的认知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拍完《热搜》,您的电子成瘾的问题有缓解吗?

忻钰坤:我现在给自己手机上的几个APP都设定了时限,比如我看这几个APP今天的额度是多少分钟,到时间手机会提醒你一下。有这样一个机制以后,多多少少会戒掉一点“瘾”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现在您每天每个APP刷多久?

忻钰坤:每个平台15分钟。这个时限平时是够用的,最近不太够用。

电影故事没有具体原型

《热搜》上映后,其直指现实的真实感,让不少观众生出疑问——影片有没有原型?忻钰坤说,影片故事成型更像一个以点带面的过程,创作团队参考了一些事件,但没有一个绝对的原型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《热搜》中涉及了网暴、校园霸凌等近年网络舆论的热点问题。有报道称,影片故事原型是“百色助学网事件”,电影创作时有参

考这一事件吗?

忻钰坤:关于一个组织帮一个利益集团输送女学生这件事,是有一些借鉴的。但这件事当时被曝光后,马上就进入司法系统了,没有在网络舆论层面有太大反应,跟我们想拍的网络舆论不一样。

这些年,许多事件对影片创作都有启发,具体着手做这个题材的时候,我们没办法拿一个具体事情当成绝对原型参考。比如,影片讲网络舆论的这部分,我们希望用一个故事把网络舆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呈现出来,这其实是任何一个现实原型都不具备的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影片想要对网络舆论表一种怎样的态度?

忻钰坤:我们没有把网络舆论完全当成一个负面的词去对待,像影片开篇,网民因为对校园霸凌事件的愤怒,去声讨当事人,这种网暴行为,最终导致了当事女孩小穗的自杀。到影片结尾,你又会发现,陈妙靠一己之力,是无法完成帮助小穗发声、揭露黑暗利益链条这件事的,她还是要依托于舆论,依托于大众对这件事的关注。这部电影跟陈妙做的事情一样,让人看到,有些东西是藏不住的。

旁观者可能成为“网暴”当事人

网络上,大部分人都是“旁观者、参与者”,这也让《热搜》的主视角落在了同为“旁观者、参与者”陈妙的身上。忻钰坤希望,观众通过陈妙的角色带入,正视自己在网络上的每一次发言和点击,因为有时“旁观者,也会随时变成舆论漩涡中的当事人”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说到陈妙,周冬雨饰演的这个角色前后反差极大,前期她是语熟流量密码的自媒体主编,是利益集团的工具,一手制造了针对小穗的网暴。后期,她又转变成弱者发声、对抗利益集团的斗士。这种转变的动机是什么?

忻钰坤:当陈妙决定为小穗发声的时候,她的人物弧光并不是“我被刺痛而改变”,而是她找回了媒体人的初心。

进入自媒体行业之前,陈妙是在传统纸媒工作的媒体人,她有新闻理想。进入自媒体行业后,在商业化背景下,她学会了“流量为王”这套东西。小穗的事唤醒了她的新闻理想,她又变回了从前的模样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这是影片选择把主视角放在陈妙身上的原因吗?

忻钰坤:小穗是网暴事件的受害人、当事人,她的状态、遭遇,普通观众很难带入。现实的网络环境中,大部分人其实是旁观者、参与者,我们想要用旁观者的视角,带入这个故事。陈妙是旁观者,也是参与者。希望观众带入的时候,能够去共鸣。而陈妙这个角色的转换,也是想告诉观众,作为旁观者,也会随时变成当事人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作为一部讲“网暴”的电影,您希望影片向观众传递哪些思考?

忻钰坤:我们希望通过影片去影响观众,告诉观众,有时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个点击,有着千钧之力。它会凝结,有些人的言论是因为你的言论而产生的。在网络舆论这个复杂的环境里面,很多事情是一个循环,要友善,不要去“带节奏”,因为说不定哪天,就像影片中人物一样,你也会被拖到风暴中心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如果现实生活中,普通人陷入了网暴,如何自救?

忻钰坤:我们在《热搜》的官抖做一个如何处理网暴的科普视频,如果网暴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,比如对你的生活造成骚扰,甚至有人身威胁了,你是可以诉诸法律,会有专门的部门管这样的案子,也有相关证据的收集,把网暴背后的人揪出来。

探秘自媒体人的日常

忻钰坤一直想写媒体人的故事,但写了很久都不成型,他用“草稿”来形容那个未完成的剧本。创作《热搜》

时,他决定后退一点,把剧本交给编剧,这样的合作,让忻钰坤更加游刃有余。对于片中自媒体人的描写,用忻钰坤的话说,“有种揭秘的感觉”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与您从前编导一体的创作方式不同,《热搜》您没有参与编剧,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?

忻钰坤:我发现了自己创作上的瓶颈——只能创作自己熟悉的故事和人。这会束缚住自己。当我写的东西,自己都觉得是对的,但有旁观者介入觉得不对,我就改不动了。这一次,我往后退一点,作为导演,从更外部的视角,更框架式的方式去跟编剧合作,更游刃有余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片中揭秘了很多自媒体人的日常,很新鲜,这部分内容是如何取材的?

忻钰坤:我们前期去过自媒体团队和公司采访过。他们的建制都不大,一般十几个人,有的是几个人。他们的公司装修得非常新颖,每个人也会把自己的工位布置得特别个性,没有那么多局限和规则。他们很年轻,很活跃,手机不离手,你刚聊完一个事,已经有人在查了,查完就快速反应出来。他们内部没有特别的级别差异,开会的时候,吃着零食,喝着奶茶就把会开了,有时候被众人“吐槽”的那个人,可能就是公司老板,氛围很轻松,跟我之前对媒体的认知不一样,我们马上知道,这是一个创作的支点。

一次“双向选择”

忻钰坤喜欢找演员演没尝试过的角色,比如让周冬雨演自媒体主编,让袁弘演大反派,还找了毕赣的小姑父陈永忠为影片安排了个隐藏“彩蛋”。如何说服演员出演大反差角色?忻钰坤笑言“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”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周冬雨在片中出演了一位强势的自媒体主编陈妙,这跟她以往的银幕形象有很大反差,您对她此次的表演满意吗?

忻钰坤:我选角的思路就是,去找演员没有演过的角色,周冬雨也觉得这个角色有挑战,想尝试一下,她和陈妙这个角色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。

拍摄初期,是有一点困境的,问题出在周冬雨的嗓音。她先天嗓音比较薄、脆,听起来很可爱,但作为一个团队领导的角色,去发号施令,我希望她的台词能够铿锵有力,前期拍摄时,声音这块一直不太理想。

神奇的是有一天周冬雨拍戏的时候,嗓音忽然就靠后了,她想了想,上午跟宋洋聊了一上午。周冬雨特别善于模仿,跟谁在一起久了,她聊天的状态就会有一些变化。宋洋的声音很低沉、很有磁性。一开始,我还不信是这个原因,后来发现几次,宋洋不在的时候,她的声音就又脆了。后来,她没事就拉着宋洋聊天,一直泡在那个状态里,声音的状态就对了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怎么想到找袁弘出演反派岳鹏?

忻钰坤:《热搜》在选角的时候,我正好看到袁弘发的一条朋友圈,是一套在厦门海边拍的写真,他穿一件西装,戴着金丝眼镜。其中有一张照片,他对着镜头邪魅一笑,那个状态,就是我想中的岳鹏。甚至,袁弘来试妆的时候,我们也给他准备了若干款金丝边眼镜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:电影中有一个隐藏“彩蛋”,饰演陈妙爸爸的演员是《路边野餐》的主演陈永忠,这个角色是怎么选的?

忻钰坤:我是毕赣导演的粉丝,对小姑爹(陈永忠)的印象深刻。《热搜》剧情设置是,陈妙最后没有跟父亲和解,她在最低谷时,她的父亲还站出来抨击她,对观众而言,这是一个很强的刺激。所以,这个演员最好是“素人”,看上去不能太正,要有某种侵略感和威胁感,他所有说出来的话,对陈妙的批评应该是很真实的。陈永忠很适合,认识他的观众,会知道他是谁,不认识他的观众,在那一刻,会站到陈妙的一方,去痛恨这个父亲。

《傍晚向日葵》在京首映

本报讯 近日,《傍晚向日葵》在北京举办首映发布会。该片由新锐导演李旭执导、娜仁花主演,已于11月30日全国上映。当天,导演李旭,主演娜仁花,编剧刘一兵等影片主创悉数到场。

“《傍晚向日葵》是电影的片名,也是该片的主题。李旭表示,傍晚代表着一种人生的至暗时刻,女主人公或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自己的困境,但是在这种黑暗和深渊来临时,人们是否愿意像向日葵一样去迎着阳光跑,身处黑暗之中是否还愿意直面困境,在困境中是否愿意乐观地活着,这是影片想传递出来的思想。

影片首映当天获得了来自文艺界众多专家的肯定。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名誉会长、

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表示,该片走入了人的内心世界,给当下的电影提供了很多思考。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潘义奎认为,这部影片的画面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物场面都非常唯美,生活之美、精神之美,带给人向上的、积极的精神层面的反思。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霍廷霄表示,电影的每一个画面都传达了寓意性非常强烈的视觉信息,“全片没有一个废的镜头”。

影片早在展映及路演期间就收获了一众好评。有观众表示,这部影片作为一个文艺片,节奏非常平静,台词虽然不多,但给人一种非常平静的力量,其中对生命的态度和对死亡的理解,更是有了一种非常大的惊喜和震撼。(杜思梦)

《傍晚向日葵》导演李旭： 我在拍一种走向死亡的状态

■文/本报记者 杜思梦



入,“死亡是生命的终结吗?”在李旭看来,每个人都会死,但生命未必因死亡而终结,它可以以各种形式的能量存在下去。

娜仁花的“灵魂演绎”

李旭把对于“死亡”的思考,融入创作,凝结成电影《傍晚向日葵》。有评论说,这是一部“不像电影的电影,没有故事的故事片”,李旭回应道,“我在拍一种状态,一种走向死亡时,人的状态。”

如何呈现这种状态?李旭决定采用“灵魂演绎”的方式拍摄。所谓“灵魂演绎”,即在表演中拒绝任何说明性的东西,包括台词。用李旭的话说,“蒙上眼睛,我不希望观众能猜到片中的画面”。电影中,饰演徐曼芳的娜仁花采用的正是这一表演方式,一颦一笑间,娜仁花精准诠释了女主人公走向死亡时复杂的心境变化。

“我不希望这部电影有任何说明性的东西,表演也一样,我不希望演员做一个动作,观众去预测几秒钟之后她要干什么,并且猜中”,李旭告诉娜仁花,“当您闭上眼睛,进入人物的时候,那一刻,不只是徐曼芳在面临死亡,而是在面对死亡。当您跟角色的心境同频的时候,无论您说什么话,做什么事,都是自然而然的。”

尽管李旭认为“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”,但他也强调“没有人可以逾越死亡”。徐曼芳也一样,死亡终究还是到来了。很难讲徐曼芳是在哪一刻透透了“死亡”,李旭觉得,当徐曼芳坐在山坡上,跟李有才说出“花总是要凋谢的”时候,她便已经不再害怕死亡。从恐惧、徘徊、纠结,到平静坦然面对,徐曼芳在生命最后的日子,逐渐与山水树木融为一体。电影结尾,徐曼芳在左边犹豫了三次,在右边犹豫了三次,最后选择了原路离去。她依旧是一袭黑衣,但黑衣之下,她已经换上了一件花色的衬衫。

生死之外,李旭更希望通过《傍晚向日葵》传递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,“每个人都面对困境,这个困境或大或小,当困境来临时,我们应该如何选择?我希望看过影片的观众,可以选择乐观面对,如向日葵一般,一生向着太阳的方向绽放。”他说。

11月30日上映的电影《傍晚向日葵》是导演李旭的长片处女作,这位90后青年导演,带着向死而生的态度,将“死亡”这一人生终极命题“泼”向大银幕。著名导演谢飞称其为“出手不凡的处女作”。领衔主演娜仁花赞叹“真是个大胆的导演”。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将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、最佳摄影两项提名授予该片。

“我在拍一种走向死亡的状态”,李旭说,“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点,当我们坠入黑暗的深渊,当我们面对人生的至暗时刻,或许我们可以选择如向日葵一般,自尊、自由且乐观。”

关于“死亡”的思考

《傍晚向日葵》的英文名是《Sunflower in The Dark》,片名中的“傍晚”译成了“IN THE DARK”(在黑暗中)。李旭说,“黑暗中的向日葵”正是影片想要传达的态度,“阳光来了,谁都愿意迎着阳光跑,但是黑暗降临的时候呢?你是否还愿意乐观的活着?电影中的女主人公徐曼芳就是这株向日葵。”

死亡可怕吗?徐曼芳也闪过相同的念头,她的病已经“没有治疗价值了”,她一袭黑衣,拖着癌症晚期的身躯,晃进了年轻时插队的山村,一场与死亡的对话就此开启。

把“死亡”作为处女作长片选题,李旭“策划”已久。他笑言,很奇怪,自己从小就总碰上“生死的事儿”,比如哪个小朋友摔了一跤,就脑出血了。

“我从小就觉得生命好脆弱,一个人能顺利长大活下来,好难呀”,随着年龄的增长,李旭关于死亡的思考也越发深